

读者参考

丛书
89

让世界慢下来

◎对内开放是刺激民间需求的治本之策

◎“东突”神话的历史迷误 ◎我们的钱将不值钱

◎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

◎父母的“有效期限” ◎互联网中的癫狂经济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读者参考

丛书

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世界慢下来 /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10

(读者参考丛书; 89/林雨主编)

ISBN 978-7-80730-887-4

I. 让… II. 读…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3916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所用图文资料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请即与编辑部联系。

让世界慢下来

读者参考丛书(89)

2009 年 10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天 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978-7-80730-887-4/Z·34

定价:13.00 元

读者参考丛书

(89)

让世界慢下来

目录

对内开放是刺激民间需求的治本之策	1
中国经济可怕的“悖论”	3
独家专访林毅夫：中国经济可能最早 见底	5
一场危机就这样“浪费”	15
经济缘何大起大落	202
美元陷阱：中国越陷越深	17
“金砖”的成色	20
“东突”神话的历史迷误	24
两岸应思考合作共同保卫南海	29
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军力是更强 还是更弱了	33
什么力量推动当下的经济回暖	36
投资狂欢卷土重来	41
只上缴 10% 利润是不是太少	44
舍本逐末，皆因利在末而不在本 ——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国际警示	47
通胀幻象	51
我们的钱将不值钱	55
郎咸平说：金融超限战	57
李嘉诚怎么过冬	60
金融海啸的 13 个“意外”	63
各方论道房价走势	64
海外炒房团：谁是谁的“蛋糕”	67
警惕国民财富外流 ——关于松绑外资进入房地产的思考	72

父母的“有效期限”	75
谁偷了我的爸爸	76
男人对女人的期待	14
新包办婚姻	79
 让世界慢下来	80
改变您一生的 90/10 原理	86
漂亮经济学	88
钱的极点	90
乐观和悲观:人性的两面	91
 我开的不是政治玩笑	
——对话周立波	93
迈克尔·杰克逊:长不大的王者	102
卢武铉的悲剧与韩国政治文化	105
陆克文:“来自中国东北的澳大利亚	
总理”	106
洪博培:美国驻华新大使	110
叶莺:停不下来的女人	116
蒋友柏:做自己的“第一代”	141
 基本道德缺失是中国最大的伤痛	61
中国富豪分析	121
应该禁止高干子女经商	123
第三只眼看“山寨”	126
住到城里去!	129
走近中纪委	200
 互联网中的癫狂经济	84
绿坝的尴尬	130
 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	135
走出洋文凭的世纪困扰	137
百万精英滞留海外	125

答大学生求职十问	113
董事长给一个女大学生的 18 条忠告	139
美国深泉学院:世界精英的摇篮	142
走近西方古典音乐	145
一个摇滚音乐家是反叛的 ——专访崔健	149
国乒酝酿“养狼计划”	46
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	156
黄志忠:他喜欢“有劲”,但也善于隐藏	161
中国背景:好莱坞的新卖点	168
文化产业遭遇“中国制造”	186
白燕升:网络时代的守戏人	154
易中天:我是不做梦的	171
资本是个什么玩意儿 ——专访周梅森	172
我对中国作家的批评算友好的 ——顾彬再论中国当代文学	180
大批网络写手隐姓埋名	184
民营出版业“正名”之后	167
“挂名”主编搅乱著作权 ——一起著作权官司背后的浮世绘	188
到底该如何看待经典	192
我的灵魂我的书	115
50 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	196
1945:美苏对华的执著和误判	205

当启蒙遭遇爱国	
——“五四”九十周年寻思	211
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审视一切	138
石油用完了怎么办	221
葛剑雄:极端的环保是反动的	223
十大改变战争规则的军事技术	229
美军为现代战争研制小型武器	234
2009 中国城市软实力报告	235
深圳再担国家改革“试水区”	204
上海政府收回高速路	187
台湾是值得一去 of	68
香港何以成学	160
横琴岛——“两制飞地”?	39
一个留美藏人的故土情结	239
基督教在中国	242
与日本天皇夫妇聊传统	231
沪港台和日韩女人	148
日本的环保,很苛刻,很温馨	100
澳大利亚人的资源观	147
世界各国共产党现状扫描	244
“中国超级智库”能否如愿以偿	241
应当实行职务消费民主化	199
官员“刚性问责”之失	219

中西部大开发成为中国经济持久增长

的基础 183

体重与寿命 195

知识越丰富人越容易焦虑吗 35

睡前十分钟别看书 23

人体健康五大神秘部位 144

你知道有些蔬菜不能随便吃吗 87

男人女人谁更健康 228

三分之一癌症长在“心”上 54

餐桌三问 59

“酸碱平衡论”无科学依据 32

冰箱使用不当能致癌 89

被误解的动物 50

闻香识龙井 248

今日说法 2、19、56、66、74、78、92、

122、134、203、218、247

封面图片 牧歌

图片提供：施洪清

对内开放是刺激民间需求的 治本之策

□卫志民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效率和内在活力,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拉动,过度地依赖于资源的投入。我们现在需要的首先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而是需要增强经济活力的供给政策。目前,财政政策和供给政策当然是要双管齐下,但二者解决的问题不一样,重要性不一样,政策的力度也不应该是一样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应急性的、技术性的和着眼于短期效果的,而供给政策则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和着眼于未来的。

供给政策的首要内容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向民营经济开放还在受到进入管制的经济领域。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许多外国资本都能够进入的经济领域,却为民间资本的进入设置了重重障碍,设置了高门槛,如在金融、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电讯服务、教育、文化、卫生、传媒、法律、艺术等领域,对内开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对外开放的步伐。

行政垄断之所以难以打破,就是因为垄断利益太丰厚了,但行政垄断终非长久之策,迟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越早打破行政垄断,为之付出的代价就越小一点。不需要太

多的经济学理论,单就打破行政垄断、开放经济领域,就能够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观察一下北京城里在风声不紧的情况下合法运营的出租车和不合法的“黑”车之间的比例你就可以见微知著了。

2005年国务院曾颁布了一个被称为“非公36条”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整整4年过去了,但时至今日仍然得不到认真执行。由此可见,非认识不到,而是改革的决心不够大、既得利益作怪而已。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没有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哪有后来的改革和开放。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很严峻的挑战,应该是那些受到行政保护的既得利益集团识大体、顾大局、做出让步和牺牲的时候了。

供给政策的第二项内容就是解除各种经济管制措施,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但中国有一样东西特别昂贵,那就是中国的体制系统。我们知道,比较不同体制优劣的指标就是交易成本,在中国生活的人特别是在中国

经营企业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这套游戏规则厉害的。企业负担太重了,效率太低了。

我们知道,近30年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重新获得了经济机会。有了经济机会,中国的民营经济才重新萌芽发展起来,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才有可能和国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体制、国外的投资结合起来,才能利用世界上的华人资本,才能模仿,才有东西拿到国际市场上卖,才能利用贸易不断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才最终有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别人50年、100年走过的道路。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控制了所有的经济资源,封锁了所有的经济机会,亲自组织所有的经济活动,老百姓不但不可能自己掌握经济资源,自己组织经济活动,

连想都不能想。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乘着世界金融危机这股“西风”,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同时,提高经济的自由度,为所有的经济成分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民间的投资就能够大发展,就业率和家庭需求就能够得到大大的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能够持久保持,我们经济增长的效率就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可持续的。

此外,减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刺激民间需求;深化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以市场配置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取代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减小政府官员寻租的空间和基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降低经济系统的交易成本,都应该是供给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自《中国青年报》)

今日说法

经济学家不该做梦,他们是很无聊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演讲中,听众问他经济学家有何梦想,他如此幽默回答。

最大的不方便,是没有手可以擦眼泪。

——因高压电击失去双臂及听觉的台湾口足画家林宥辰最近开画展,如此描述自己奋斗的心酸。

工作、休息、休闲同样重要,要拼命就要三者并重。

——台湾地区台中市长胡志强经历小中风、夫人车祸事件后,为“拼命三郎”赋予新的诠释。

人生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

——表演工作者李国修的父亲以京剧制鞋手艺养活一家人,父亲讲的这句话成为他的座右铭。

每当有人夸你年轻的时候,你大致可以确信他发现你又老了。

——域外箴言

中国经济可怕的“悖论”

2009年5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悖论》的文章,认为在期待外部国际市场回暖为假设前提下的中国救市计划,和中国要求摆脱美元作为单一储蓄货币的利益诉求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说完全是悖论。

罗奇认为,2009年全球GDP可能会下降1.5%。相对于过去40年全球产出年均3.7%的增长幅度而言,这一降幅对于价值64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将有3.2万亿美元缩水。全球经济头一次必须应对突发而剧烈的全球产出缺口扩大问题。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本次全球经济衰退对长期依靠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中国所带来的威胁。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的25年来,中国所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增长了八倍。这是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可对比发展阶段的增长幅度的两到三倍,甚至更多。出口在中国GDP中的份额从2001年的20%增长到2007年的36%,中国作为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最开放的一个——2007年出口与进口合起来占到了GDP的65%。这种畸形的经济形态下,4万亿投资为象征的“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必须在

全球经济回暖、国际外部市场需求回升的情况下才能奏效。显然中国落后和过时的经济刺激方案无法为迎接由美国引起的以全球消费需求不足为其特征的后危机时代做好准备。

严重依赖“外需”而忽视“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两年前,温总理曾警告中国经济是“不稳定的、不平衡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但是受到了2003年至2007年中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的鼓舞,以及中国经济在2007年之前的三年以惊人的12%的速度增长的利益驱使,使得中国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们不愿意改进如此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的经济减速证明,之前的决策是一个重大的失误。目前中国政府为其严重失调的“内需”所做的努力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虽然政府给农村居民发放了消费券、启动了一项相对温和的医疗保障计划(未来三年总计花费8500亿人民币),可惜中国“内需”占的GDP份额已跌至历史最低点,2007年“内需”仅占GDP的36%,目前中国政府所有刺激“内需”的计划显得杯水车薪。

在经济面临越来越多挑战的情况下,中国高层最近特别指出两个

重要问题,分别为对美国国债保值和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缺乏信心。温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中国所持有的主要由美元构成的大量外汇资产安全表示担心,这其中单美国国债就有 7000 亿美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表看法,担心以美元计价的储备制度在日益全球化以及不平衡的世界中的稳定性。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提出这些疑虑无可厚非,但是中国显然忽视了自身宏观经济失衡与美元贬值对中国以美元为主的巨额资产缩水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中国悖论”的关键所在。中国用“由政府操纵的浮动汇率”政策使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这是其出口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这一汇率政策迫使中国必须将其贸易顺差及时转换为资产,否则人民币将急速升值,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大幅下降。

中国现实的情况是:直到(或者说除非)摆脱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使经济结构恢复平衡,否则温总理和周小川行长提出的担忧就不会得到解除。如果中国将它的外汇储备从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中抽离出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将被削弱,与此同时其经济又缺乏内需支持。因此,虽然中国政府对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投资策略是否妥善有所忧虑合情合理,然而作为一个

失衡的出口型经济体,中国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由于中国如此依赖“外需”,因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对中国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而言,美国的政治走向更不可小觑。在当前环境下美国对华贸易的态度更加重要,2005 ~ 2007 年,有超过 45 项独立的反华贸易法案向国会提交,所幸无一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法案没有通过的原因是当时正处于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的时期。不幸的是当前美国的情况大不如前,严重的衰退取代了繁荣,失业率也在飞速上升。在困难时期,美国政界的黑暗势力就会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替罪羊身上。在国内,华尔街是当前的目标,而在国外,中国则是关注的焦点。美财长盖特纳已经在其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类似的声音似乎也不断响亮。严重的经济形势,在今年或明年年初会有 25% ~ 33% 的可能性通过反华贸易提案。

过去中国骄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日益失衡的经济基础之上,与所有宏观经济失衡一样,各种经济因素之间形成冲突并相互制约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经济“撞南墙”是早晚的事情。如果中国不能使其失衡的经济恢复平衡,那么中国崛起可能只会是昙花一现。

(摘自《世界博览》)

独家专访林毅夫： 中国经济可能最早见底

□刘 洪

这次危机，已经从金融危机变成了实体经济的危机。我们应该关注金融业，但同时必须关注实体经济。

挂着中国山水画的办公室显得格外淡雅，办公桌上放着一篇题为《四十年来家国》的报刊长文。在一个微雨稍歇的午后，在临近白宫的世界银行办公楼内，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

对于任职一周年的感受，林毅夫侃侃而谈，思路的顺畅、视野的广泛，几乎让人无法打断。与一年前相比，他显得更加从容、自信。尽管他也对本刊记者说，总是感到责任重大，作为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他应该不辱使命。

**“不能让国人、
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感到惭愧”**

《瞭望东方周刊》：你到世行工作快了一年了，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各方对你评价很高，一些人士说你是他们见过的最让人亲近、最有学者气的首席经济学家。你自己怎么评价这一年的工作？

林毅夫：作为第一个来自中国、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首席经济学家，我感到责任很重大，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至少不让国人、不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感到惭愧。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然也是做一个尽力尽责的经济学家，我就是要竭尽所能。但要完成工作，也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还要鼓励我的同事，集合各位同事的智慧，群策群力。

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我希望我们的分析能够走在大家前面，对问题作出判断，并对大家有帮助。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打分，你会给自己多少分？

林毅夫：我希望是一个及格的、也是合格的经济学家。我应该还算是一个及格的经济学家吧。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一年中，最让你兴奋、烦恼的事情是什么？你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林毅夫：最兴奋的事情，当然是能作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世行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但也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跟随挑战而来的,第一位的,就是责任重大。现有的危机,是大家以前都没有意识到的。没有意识到,就代表着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作为参考、指导。那么,怎么帮助世界、帮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了解这个危机、解决这个危机,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发展中国家还有 14 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下,一方面要帮助他们渡过目前的难关;另一方面,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发展的问题。坦率地讲,这没有现成的答案。

世界银行和国际发展机构进行扶贫减贫、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个目标提出来已经超过 60 年,但是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摆脱贫困。有些国家、有些地区,贫困的人口、贫困的比例,不仅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增加。这说明目前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所以,我也在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现有的理论框架也是不完美的,还有很多需要发展、需要补充。作为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么高的荣誉,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应该算是烦恼吧!

最难忘莫桑比克卖芒果 的小女孩

《瞭望东方周刊》:在一年忙碌的行程中,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吗?

林毅夫:说到最深刻难忘的事情,有这样一件。我到世界许多地

方去访问,到许多贫困的地方去,看到那些国家的贫困者,每次都有很大的触动。我到非洲的农村去,许多非洲农民听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了,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他们就是希望见面的时候,能反映一下他们的状况,希望我们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从他们眼神中,我看到他们很高的期盼,也看到他们追求发展的强烈愿望。我每次就更觉得任务非常艰巨。

有这样一个事例,我到莫桑比克去,参观一个农贸市场。看到有一个小女孩,提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了一些芒果。因为进入市场买卖是要交税的,不愿意交税的,就在市场外面卖,但看到警察就要跑。

我看到这个小女孩,她还那么小,正是上学和需要别人照顾的年龄,但她却在卖东西贴补家用。我想去看一下小女孩,这就吸引了警察的注意。看到警察来了,小女孩撒腿就跑。那么小的孩子,没力气提着一竹篮子的芒果逃跑,她只能把芒果丢了。

这让我非常受触动。从这个小女孩身上,可以看出当地贫穷的状况,但也可以看出人们还是愿意努力,抓住市场的机会,实现发展的愿望。

看到他们贫困的状况,看到他们内在的动力,我就总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至于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我希

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努力,了解目前的危机及其背后的原因,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化解这个危机,并防止同样危机再次发生。

同时,我也希望用我们的智慧,去了解发展中国家,了解它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世界银行的平台,帮助它们解决贫困、实现发展。

这是未来工作的重点,是世行的任务,也是我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责所在。

中国应下大力气在环保、能源、社保、医疗领域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年中,你去许多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发表演讲,人们非常关注你,当然也关注你背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许多人对我说,现在的危机是中国的一次机遇。你怎么看呢?金融危机会促进中国采取哪些改革?

林毅夫:中国人讲的“危机”,就是既是危险也有机遇。我想这个词,现在国际上也都知道了。

事实也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碰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的挑战和现在非常接近。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中,正是由于这个政策,通过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在通货紧缩的状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年均7.8%的水平。中国是当时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因为当时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消除了未来发展中的瓶颈。比如说交通,就讲高速公路,1997年我们有4700公里,到2002年,达到了25100公里。还有港口,我们利用那段时间,修建了很多机场、航运港,消除了中国在空运、海运上的瓶颈。还有电网改造、通讯,那段时间也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中国发展瓶颈被冲破,中国发展的潜力就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中国从1979年到2002年,年均增长率是9.6%。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因为日本的高增长只维持了20年,亚洲四小龙也只维持了20年,以后都降到年均7%~8%以下。

但我们中国,从2003年到2008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8%。

这就是当时我们抓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创造的一个机遇。我们当时不仅是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还进行了许多改革。住房改革,“抓大放小”,都是在那个危机时期推出的。

有一些改革不太成功,但总的来讲,当时的政策还是成功的。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我觉得,目前这场危机是同样的状况。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动一些该改还没改的地方取得进展。

像我们这次推出的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30%用在了环保、节约能源方面,这就是针对我们的瓶颈。当然,投资中的一大部分还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的交通瓶颈跟过去不一样,所以就偏重铁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我们在社保领域,在医疗领域,还有很多欠账,所以应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政府下大力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还有改革的问题。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对外贸易都盈余,且盈余那么多,储备不断增加,当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也要看到,我们投资跟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些事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跟佐利克不久前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消费就不能增长起来;消费增长不起来,储蓄就会很多;储蓄很多,投资就会很大;国内消化不了,就必须出国,就会导致贸易盈余越来越多。

9%~10%的增长速度

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瞭望东方周刊》:可否这样理解,要促进国内消费,一个重点,就是必须促进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

林毅夫:对,公平,要促进公平,这就必须改革。

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还

有许多滞后的改革。像在金融领域、资源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的垄断。在其他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当前这个机遇,推进改革。

像国内最近进行的一些改革,比如医疗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对的。如果能把这些瓶颈消除,增长的潜力就大了。

我们9%~10%的增长速度,已经有30年了,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瞭望东方周刊》:那就是说,在你看来,中国还能创造新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当然会是奇迹,30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想,中国是可以抓住这个机遇的。我们本身进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不是休克疗法。这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稳定,能调动积极性,让经济发展好。

但是,渐进式的改革,也就代表着有些改革没到位,那就要利用机会把那些没到位的改革往前推进。另外,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金融领域、医疗保险、环保领域,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总是比较滞后,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对中国来讲,这个危机也给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机会。比如,中国通过发展来解决通货膨胀的经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消除瓶颈的经验,对其他国家就有很

大的帮助。这样的知识也是全球共有的财富。

另外,中国储备丰富、资金相对雄厚。一方面,自己可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我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到国外投资,一方面,帮助了资金短缺的资源丰富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获得资源。

再有,我们人均 GDP 已达到了 3000 美元。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已没有比较优势,那就应该转移到海外去,转移到比我们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这也是一个机遇。对我们的企业来讲,这是在创造第二春。

我们的产业还要进一步升级。我们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还可以利用当前时机到国外去购买相关技术。我觉得这都是互利双赢的,也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创造共同发展的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我记得上次专访的时候,你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最好是技术和资源领域,而不应该是金融领域,现在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林毅夫:我还是这个看法,道理很简单,国外金融业的发展阶段跟我们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危机已发生变化,
现在是“实体经济危机”

《瞭望东方周刊》:虽然 IMF

不久前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相对悲观,但最近市场乐观情绪则在上扬,一些人都认为,危机或许已经触底。对此,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想,总的来讲,目前大家看到的都是金融方面的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大力度的应对措施,应该讲,金融领域的崩溃可以避免了,大家的信心有点恢复。

美国应对措施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它所承诺的投入资金,不管是救市、增资,刺激经济,总共承诺了 12.8 万亿美元,约占到美国 GDP 的 90%,其他发达国家力度也很大。

但是,这次危机,已经从金融危机变成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已有 6 年高速增长,很多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和制造业,造成产能过大,而现在需求突然下降,这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泡沫破灭,财富减少;二,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资金相对减少;第三个,美国消费和储蓄必须重新平衡,造成消费进一步减少。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投资的机会就少;企业开工状况、盈利状况就会不好;盈利状况不好,就业预期就不好,消费信心就很难真正恢复。这种状况也会使金融市场无法完全稳定。

金融市场的问题主要是有毒资产或不良债务的问题,但是,产能过剩会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资产的